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 第二十回 賢淑相逢雙繡戶 詩篇重賦萬花園

詞曰：衣錦還鄉，二美情相等，的是女中賢，豈獨奪紅粉。
良朋何所損，真實交之本。金蘭非易名，以際須當省。

右調《醉花間》

話說田中桂當日同父母回家祭祖，將到杭州，地方官齊來迎接。舊時的房屋田園，俱已給還，當下船抵了杭城，田中桂的父母先上去了，田中桂在船中向張小姐道：「下官有句話要與夫人商議，如今回家去，房屋盡有，但是虞娘子在彼，恐不合夫人之意。不如另覓高居，與夫人安歇何如？」

張小姐道：「相公所言，甚不合理。奴今嫁與相公，同回祭祖，原是合家歡會，若是心懷二念，兩下隔絕，便不是當初本意。況一家之內，百事宜和，不須爭執，且奴家父母，不是低小人，謙讓些須，不為羞恥。相公放心，奴家回去，自有道理。」田中桂聽了這番議論，心中喜悅，因說道：「若夫人如此賢慧，下官又何疑慮。」遂吩咐全班職事，兩乘八轎侍候，即時起岸。田巡撫在轎中想：張小姐如此和氣，但不知二人相會時，虞娘子是何光景？事已至此，只得隨時而行。

霎時到了家門，田巡撫與張小姐俱下轎進去。此時田巡撫當交關之際，所謂小鹿兒在心頭亂撞，誰知虞娘子久已迎接出來。張小姐一見虞娘子來迎接，愈加歡喜，笑欣欣同到中堂見禮。張小姐道：「虞夫人年長，理合在上。」虞娘子道：「張夫人新客，理合在上。」彼此謙讓一個不了。田中桂在旁邊，只不作聲，惟笑容可掬而已。看官們要知道，妻財子祿，前生分定，人家不賢的遇著不賢的，便有許多爭鬧，把為夫的氣得無門可訴。田中桂先娶了虞娘子，分賢慧，持家立業；今日又娶了張小姐，也是分賢慧，全不知自己是宰相的女兒，豈非前生分定，命有賢妻，兩賢相遇，那得不喜。閒話休題，畢竟虞張二夫人謙讓到底是那一個在上，虞夫人年長，況係首妻，張夫人又再三推讓，當下只得居上見禮。居上之後，又在下首，重新見禮，然後敘坐，你親我愛，勝似姐妹。田中桂把一件大心事，從此放下。

過了幾日，擇吉祭祖，牲物祭禮，迥異尋常，真是罕有罕見，這事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京中皇帝，一日與張閣老閒話，問及淮鳳二府的年歲，張閣老奏道：「淮鳳二府，自田中桂賑濟之後，年歲大好，不是從前光景。」皇上道：「田中桂做了江南巡撫，可好麼？」張閣老道：「甚是安靜，前日蒙皇上准他祭祖，如今回杭州去了。」皇上道：「似此好官，還該旌獎，遣員頒詔，榮封三代，以表朕獎賞之意。」張閣老道：「陛下如此激勵，將來報效的，正自不少。」隨傳旨命元正文齎詔往杭。禮部遵旨修詔，封田中桂祖父母並現在父母俱是一品冠帶，田中桂加九級，以示九錫之意。

當下元正文齎詔星夜來到杭州，地方官並田中桂聞欽差大人到了，都來迎接，擺香案接旨。元正文宣讀過了聖旨，田家一門都謝過聖恩，方才整備公館，大排筵宴。元正文在席間對田中桂說道：「復命在即，不得久敘，可設席於萬花園，不用冠帶，只用舊時打扮，儒巾儒服，於長松堂仍舊賦詩，以見不忘舊好之意，何如？」田中桂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到了次日，萬花園早備酒筵，田中桂秀才打扮，方巾儒服，在園中等候元正文。過了片時，只見元正文頭戴方巾，身著道袍，足穿朱履，帶了一個小僮，蹣跚進來。田中桂向前迎接，二人皆不做官家體式，行禮敘坐。茶至三巡，元正文道：「餘年不到此間，長松猶在，風景依然，只是年齒加長了。」田中桂道：「昔時之事已非，今日之情甚切，正好賦詩，以紀其事。」元正文道：「今日賦詩，不知可有金蘭社的一班匪類前來攪亂了？」田中桂道：「從前不幸而遇匪人，風波盡歷，方歸正路，若不是大人相救，何能致有今日！」元正文道：「在下當時見《金蘭杜啟》而來，後為匪人攪亂而去。那冷冷落落的，至今相與如初，那熱熱鬧鬧的，都不知那裡去了。可見金蘭之契，不在一時熱鬧，全在歷久如新。我兩人交道，可為後人交友的榜樣，若不是苦海中歷盡波濤，那見得個中之邪正。愚意有一詩題，各賦一律，以示後人何如？」田中桂道：「願求賜教。」元正文見案頭有文房四寶，提筆寫道：「金蘭筏。」田中桂接過一看，知道金蘭乃交友之道，筏乃渡人之意，遂贊道：「詩題甚妙，正合今日之事。」

二人遂拈韻賦詩，元正文先賦詩道：

長松堂上賦金蘭，蘭與松伴末易殘。

一日果能相契合，終身永賴亦何難。

休將荊棘同輕視，自有馨香足大觀。

矯首汪洋誰是岸，急需寶筏渡狂瀾。

元正文詩完，遞與田中桂。田中桂看畢，贊道：「寓意深遠，確是好詩，交友者當奉為座右銘，敢步原韻奉和。」因和道：

何幸清幽近蕙蘭，年如昨不摧殘。

惟同松柏偏能久，歷盡風波始覺難。

品擬高人多雅致，香名王者有奇觀。

從今有筏存迷海，一柱中流可砥瀾。

田中桂做完，送與元正文看，元正文看畢，稱賞不已，因說道：「詩意明暢，又且清新俊雅，可稱珠玉。我兩人始初相遇在這萬花園，今日相與有成，又在這萬花園賦詩，可謂始終如一的了。」遂命取酒，二人開懷痛飲。田中桂又叫可郎進來，賞他酒肴，酬他當日立社之意。是日兩人直飲到盡歡而散。過了幾日，元正文起程，進京復命。後人看到此處，極贊元正文與田中桂有始有終，不殊管鮑。較之世上的人，對面九疑，時刻不離，尚不知心中好歹，真是相去天壤。因題一絕道：

可歎交情少有人，一團假偽總非真。

只須熟讀《金蘭筏》，不必漁郎再問津。

田中桂當日送了元正文起程之後，拜望舊時親友，真如錦上添花，許多熱鬧，難以盡述。諸事料理已畢，將近兩月，依舊去蘇州到任，後來巡撫任滿，內升閣部。虞夫人張夫人各生二子，相繼書香，高登科第。真是世間難得，因行一集，以廣其傳。

顧天飛評曰：作書開手，如千萬個散錢，後來要一串兒穿就，失之毫釐，便差千里。請看《金蘭筏》一書，如何起，如何止，中間如何埋伏，首尾如何照映，自始至終，一線不走，真是大手筆文字。且有功世道，不是淫詞可比。吾願普天下有眼才子，大家標標榜榜，方見同聲相應也。